



典籍寻微

谋定而后动

——《世说》说(六)

公羽



艺术天地



禄马交驰(篆刻)

赵富强 作



诗林折枝

咏马

张舍田

燕昭风骨识，嘶嘶赴征程。
日月蹄前转，江山背上生。
途寻开险境，石刻为忠名。
精气传今古，新元载梦行。



岁月华章

四度故乡月 一生未了情

杨胜利

人生如萍，辗转沉浮间，总会有几方水土，被岁月揉搓，化作骨血里的故乡。于我而言，故乡不是一个单薄的地名，而是四段交织着青春、奋斗、亲情与乡愁的岁月，那是王屋山下关阳旧村的黄土，是新乡大地的晨光，是郑州都市的烟火，亦是济源市关阳新村的乡音。四个地方，四种滋味，凝聚成我漫漫人生路的完整模样。

我的第一故乡，是济源市大峪乡关阳村——1959年我出生的地方。那是一个王屋山下黄河岸边的小山村，一个极度贫困、封闭落后的小山村。山上耕地瘠薄，黄河水在低处流却不能用于灌溉。从记事起，乡亲们就一直吃国家统销粮、救济粮。吃不饱、穿不暖始终是童年最难忘的记忆。祖上和父母亲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，我们兄弟姊妹7个，家庭生活异常艰难，属于贫困村里的贫困户。那时候，人们能吃上一次猪肉、白馍是最大的生活奢望。再贫瘠的土地，也能长出梦想的种子。17岁那年我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学业，正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，然而参加体检却没有通过，灰心遗憾，但不服再战。

油灯下，我再次捧起书本，把一个个生字嚼碎了咽下去，把一道道难题熬成了黎明的曙光。那是一段苦得发甜的岁月，窗外的鸟鸣是伴读的乐章，山间的晨雾是赶考的行囊。1978年，当录取通知书辗转送来，我看见父母眼中的泪光，看见乡亲们脸上的笑意，也看见王屋山的轮廓在晨曦中格外清晰。我背着铺盖卷，走出了村口，身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身前是未知的远方。那一步，是告别，也是出发，那座小山，从此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，是我无论走多远都要回望的起点。

新乡，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成家立业、挥洒青春、安放梦想的地方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背着行囊来到这座城市。因为自己是学农的，工作单位在城市，但工作地点、内容都是在乡村。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乡村田间，请教农民在生产中获得的经验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，指导他们科学选用品种、合理施肥、适时灌溉、病虫害防治、农机使用以及灾害补救等，使他们最大限度节约成本，增加种地的收益。38年间，我几乎走遍了全市每个乡镇和90%以上的村庄。让我感到欣慰的，是自己长期侧重的小麦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，在众多老专家和同行的努力下，使新乡市小麦实现了从上世纪80年代的低产(亩产600斤以下)到中产(亩产800斤左右)的转变，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中产到高产(亩产1000斤左右)的转变，再由高产向优质的升华，受到各级领导的批示肯定，全国优质麦会议多次在新乡召开，新乡小麦成为全国优质麦的典型，成为新乡农业亮丽名片。

在这里，我收获了事业上成功的喜悦，也收获了党和国家给予的诸多荣誉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见了携手一生的爱人，有了活泼可爱的孩子，也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新乡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里的每一缕风、每一寸土都镌刻着我青春与奋斗的足迹。

郑州，是我的第三故乡，是我享受天伦之乐港湾。退休之后，儿子儿媳在郑州有了自己的家。有人说哪里有什么家，可我是一个热爱乡土的人，并不喜欢都市的生活，也怕给孩子添乱，总是犹豫。可我每到郑州，一家三代团聚的时候，心中便荡漾起一股暖流。特别是爱人做的一桌可口的饭菜，儿子儿媳的一声“爸爸”的招呼，还有孙子稚嫩小手的拉扯，让我幸福满满。

在这里，我没有了满身的疲惫。逛公园、散步成了我的日常。我会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，还会独处书房享受墨香里的惬意时光。在郑州的日子，让我感受到多了岁月的静好，少了城市的喧嚣。我的确喜欢这个温馨的家。

还有一个让我割舍不下的故乡——济源市关阳新村。当年，为了支援国家小浪底水利工程建设，故土关阳旧村将要淹没于滔滔黄水之下，不得不整体搬迁。尽管贫困闭塞，但千百年生生不息的根承载着乡亲们不舍与大义。抛家舍业、背井离乡，这不是因为贫穷，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，为了更多人的幸福。如今的关阳新村，一排排新房整整齐齐，一条条马路干净整洁，再也不见当年的贫瘠模样。

村里还有年长一些的乡亲，还有小学、初中的同学和老师，以及附近村子里的亲戚。回到村里，可以见到不少熟悉的面孔，仍然可以感受到孩童时代的亲近感。每年的春节、中秋节以及清明节、寒衣节，兄弟姊妹回老家聚一聚，血脉相连的情谊，从未因搬迁而淡去。新村的土地上，虽然没有了旧村的老屋，却依然流淌着相同的血脉，传承着相同的乡情。在这里，我能找到最熟悉的乡音，吃到最地道的家乡菜，感受到最淳朴的温暖。关阳新村，是故土的延续，是乡愁的归宿，更是我永远的根。

四个故乡，四段人生。济源市关阳旧村给了我生命的底色，新乡给了我事业的高度，郑州给了我晚年的安逸，关阳新村给了我乡愁的寄托。它们像四颗明珠，串联起我一生的轨迹。岁月流转，时光变迁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对每一个故乡的深深眷恋。

如今的我已年过花甲，走过万水千山，更明白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地理概念，而是一种情感的皈依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只要想起那黄土坡上的炊烟，想起牧野大地上的晨光，想起郑州家里的笑声，想起关阳新村的乡音，我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是故乡的温度，是我一生未了的情。



榴花

华歆、王朗俱乘船避难，有一人欲依附，辄难之。朗曰：“幸而宽，何为不可？”后贼追至，王欲舍所携人。歆曰：“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。既已纳其自托，宁可以急相弃邪？”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华、王之优劣。

——《世说新语·德行第一》

这篇说的仍是华歆。王朗是汉魏之际的经学家、重臣。曾为会稽太守，任内获百姓爱戴。后在曹魏政权任多个重要职务，封安陵亭侯，又封乐平乡侯、兰陵侯。王是经学大师，著有《周易》《春秋传》《孝经传》等。在曹魏时期，以其所作的《周易传》作为学习《易》学的人必须考核的内容。俗世所传王朗的大名、恶名都来自《三国演义》里纯属虚构的故事。书中第九十三回《姜伯约归降孔明，武侯骂死王朗》，把王朗写得猥琐不堪，活活被诸葛亮骂得撞死马下。其实历史上，两人从未在战场上见面，王朗也未被骂死，而是病逝于公元228年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也在这一年，王朗或已去世，或因病卧床，不可能参与前线战事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关王朗的两篇，对王

评价都不高。

在这一则中，刘义庆对华歆的评价其实与“割席断交”那一则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总之说华歆这个人比较重实际，而《世说》所褒扬的往往是不循常规的清谈舌辩之士。但我以为在这件事上，华歆比王朗做得好，能虑之在先，谋之长远，不纳人所托，不轻举妄动。唐代赵元一编著的《奉天录》讲了一个故事：一个叫张光晟的人，跟随朱泚造了唐朝的反，且“拥泚甚力”，尽管后来归顺了朝廷，但朝廷也没放过他，要把他处死。他在临死

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：“传话后人，第一莫做，第二莫休”，后来演变成了成语“一不做，二不休”。这个故事虽然与华歆、王朗让人乘船的事性质完全不同，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凡事事前，都要三思而后行，不妄言妄行，但既然做了就不要轻易放弃、虎头蛇尾。写到这里，忽然想起杨万里的一首诗，“莫言下岭便无难，赚得行人错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”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可能一开始你以为是一件简单的事、容易的事，其实难在后面呢！



有感而发

对联映红希望路

刘传俊

我家用黄背草苫做顶的主房是东屋，正间靠东墙放着一张老式黑漆方桌，那是写对联的好地方。方桌上搁着一方烧制的家传黑色砚台，古色古香，精美绝伦。砚台一头宽，一头稍窄。宽的那头边上有条约一指宽的凹槽，窄的那头雕刻着繁复而和谐的花纹。写对联前要先研墨。我拿着长条形墨锭，蘸着滴进砚台内的少许水一圈圈研墨。砚台里的黑色越来越浓。那浓度，比腊月伸手不见五指夜色还要黑，比经年累月端坐于灶台上铁锅底部的灰还要黑十分，比无数个搅扰好梦的黎明前的黑暗还要黑十二分，黑得称心如意，黑得毫发不爽。

父亲根据村民把红纸拿来时的“叮囑”，对齐折叠，先确保门框上的对联尺寸，再考虑门心和门头上方横批，用刀裁好，一点也不浪费。开始下笔了，只见父亲用柔和的狼毫毛笔蘸了蘸砚台中飘香的墨汁，将笔头在

砚台侧处来回舔一下，就整理好红纸写起来。我打下手，站在方桌对面压纸。对联的内容大都是符合农人心愿的词语，五言、七言不等。有流传在民间的言语，如“春前有雨花开早，秋后无霜叶落迟”之类，也有适应形势、朗朗上口的“时笔”语句。横批有“春意盎然”“紫气东来”“旭日东升”等字样。贴在屋内和院中的竖联，大都是“满室生辉”“满园春光”之类；贴在锅灶前的为“小心灯火”；贴在牲口棚内石槽边的是“槽头兴旺”；贴在牛车两侧的为“日行千里”“夜行八百”；贴在村外晒场石碾上的为“五谷丰登”“风调雨顺”……手写对联是父亲过年的仪式，是他心声的自然流露，写出内心的渴望，抒发积压了一年的情感。当满村角角落落几乎都贴上他写的对联时，父亲这年才算过得有滋味，才算过得火热而又心安理得。等铺展了一地的对联上的墨汁晾干后，父亲一收起卷好，用细绳绑好，写上送红纸者的姓名，等人家来取。

父亲书写的对联，犹如匠心独运的蓝图，憧憬着美好的诗意生活，被村人所喜爱。除夕前，当大家将父亲手写的红对联张贴在院子的门口、堂屋的门口、屋子里间的门口，仿佛乾坤的秩序霎时就安定了下来，为过去的

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又美丽的句号。家家户户张贴好对联，就好像放飞了新的一年希望。不少村民梦寐以求的希望，正按照父亲挥毫写下的对联里蕴藏的愿景，在蔚蓝的天空中呈现出缤纷的色彩，令人心驰神往，催人奋进。

一副副大红对联，是春节里吹过村庄的一场吉祥的风，吹进了窗帘，吹进了村民的心扉，吹散了大家心头的烦恼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让人心旷神怡，神清气爽。“出门见喜”“邻里和睦”“迎春纳福”“家宅吉庆”“国泰民安”等，不管是贴在门框上，还是贴在鸡舍前、猪圈栅栏上，这些对联都像适时开出一朵朵吉祥如意花朵，让人百看不厌，温暖异常。村中男女老少，无不盼望新一年的美好日子，像眼前这些大红对联一样红火。对联的墨香扑鼻而至，对联的喜悦浸润心扉，对联的通红映照得整个村庄红红火火。身穿黑白相间服饰的喜鹊，也高兴地发出节奏明快、响亮清脆的悦耳声音，叽叽喳喳从门前飞过，在祥瑞的红光中舞动着翅膀，把萦绕不绝的瑞气和祝福荡满了庭院，荡满了整个村庄。于是，一幅红满人间、福满人间、春满人间的吉祥如意图画，就在村民眼前徐徐展开。



四季风铃

东风不吝春正好 满目尽染中国红

陈雨

敛的情感表达方式。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馈赠，成为中国人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。

红色在中国春节中并非随意选择，而是历经千年沉淀的文化图腾；远古对于太阳与火的自然崇拜，汉代成为贵族和民间的喜庆颜色，唐宋后深度融入年俗，至明清成为春节不可替代的“灵魂底色”。其核心源于“年兽传说”——百姓用红纸、红灯、爆竹驱邪，使红色升华为平安与吉祥的具象符号。

以红纸春联、朱砂福字、红灯笼、中国结、红围巾、红窗花、红蜡烛等为典型，覆盖家居、街巷、商场全场景，强调“可触摸的年味”。

中国红已成为国家文化名片，亮相纽约帝国大厦、柏林市政厅、肯尼亚内罗毕春节庙会、联合国总部等全球地标，通过灯光、舞狮、书法等实现跨文化共鸣。

还有很多品牌将红色转化为情感语言，如DIOR以红绳+马蹄铁手链传递“守护团圆”；王老吉六色吉运罐解构“事业吉(明黄)、爱情吉(粉色)”等多元祝福；新涛亚克力红板让传统

红可塑形、可透光，赋能美陈与家居。节日里的超市商场、乡村集市，购物街、社戏庙会，红色成为主色调。手提袋、包装盒、悬挂的巨幅广告等春节元素均以红色为耀眼的光芒，彰显喜庆、温暖、幸福、美好的愿景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，春节红色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变化。数字红包的出现打破了地域限制，让海外游子与家乡亲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。电子红包不仅方便快捷，还衍生出各种创新形式，如随机金额的拼手气红包、可附加语音祝福的语音红包、结合AR技术的互动红包等，让传统习俗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。

此外，春节红包已成为企业连接用户的重要载体。各大互联网平台每年推出的红包活动，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，更是文化创意的展示。百度好运中国年将AI绘画与红包结合，用户可生成专属春节画作；抖音的剪纸红包融合非遗元素；腾讯则推出数字藏品红包，将传统文化以崭新形式呈现。企业红包活动正从单纯的撒钱营销转向更具文化内涵的互动体验，这

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红包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。

除了红包，春节红色文化还体现在其他方面。例如，红色灯笼、红色春联等都是春节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它们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，也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在过年时会举办热烈的联欢活动，政府会组织工农群众慰问红军，给红军战士送布、草鞋、鸡蛋、花生、豆子、猪肉等，充分体现了红色文化中的团结和奉献精神。

春节红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发展，不仅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。从古代的红纸封到现代的数字祝福，春节红色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。未来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，春节红色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。

中国红，如奔流不息的江河，成为中华民族联结亲情、传递幸福、感受温暖、祈愿美好生活的生动载体。

年集烟火气 最暖故乡情

赵艳丽

的、步行的，一路有说有笑，往邻村的年集赶去。集市入口，最先闯入眼帘的是一车车鲜果：黄澄澄的橘子、红艳艳的苹果和山楂，还有金灿灿的香蕉，那颜色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主妇们挤在车斗前，翻动着成堆的水果，挑出模样周正的，再七嘴八舌地讨价还价。再往里走，一大片喜庆的红在眼前铺展开来：地上摆着春联、福字，半空悬着红灯笼、小动物形状的挂饰，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只见小孩子踮起脚，指着双鱼形状的挂饰，嚷嚷着要大人买。“大红苹果甜又甜，对联福字金边烫”等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年集上置办年货的人愈来愈多。

一阵浓郁的油炸香飘然而至，寻着香味放眼望去，炸油条、炸鸡块鱼

块的油锅一字排开。只见炸油条的摊主，娴熟地取两条切好的面坯，先用筷子在中间轻轻一压，让面坯合在一起，再捏住两端拉至一筷子长，最后将面坯顺着锅边滑入油中。待油条慢慢膨胀变粗，表面炸得金黄酥脆、色泽均匀时，摊主便用长筷和漏勺将其捞起，一根根热气腾腾、外酥里嫩的油条便出锅了。

摊前等了许久的食客们纷纷扫码付款，接过裹着热乎乎油条的纸袋子放进车篓，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再往东边的摊位瞅去，炸鸡块的摊主正忙得不亦乐乎，只见他手执漏勺，在热油锅里不断翻腾着金黄冒泡的鸡块。摊前站着几位食客，有毛头小伙，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。

再往前，是最拥挤的干货摊。咸的、甜的、五香的，各类口味的瓜子、花生堆成小山；一筐筐红枣、柿饼、核桃、码放得整整齐齐。摊主抓起一把瓜子，大大方方递给顾客尝尝。顾客尝了一口，好似不太满意，又从旁边的摊子上各捏几个，一番尝选后，终于挑到中意的口味，欢欢喜喜买一袋子拎回家。

暮色四合时分，人们纷纷满载而归。那大包小包的年货，是一年辛劳换来的收获，是家人围坐时团圆的期盼。豫北的年集，不仅是置办年货，更是把热闹、红火、期盼都装回家，把年味一点点烘托起来。那浓浓的烟火气，那欢腾的热热闹闹，藏着永远的乡愁，也藏着最红火的年。



乡风乡韵

乡村的年味藏在摆满乡土年货、热闹非凡的年集里。

豫北的腊月，凛冽的空气里浸着寒意，却挡不住日渐浓郁的年味。我们的村子比较小，没有集市，邻近的两个村子逢腊月一、三、六、九这几天便有热热闹闹的年集。在乡村，腊月十五一过，乡亲们赶会就不再是寻常采买，而是有板有眼地赶年集、办年货了。

年集格外热闹，上午刚过十点，小摊小贩便赶着来出摊了。卖年画的、卖水果的、卖蔬菜的……一个个摊位陆陆续续摆在路边，连十字路口都挤得满满当当。吃罢晌午饭，暖融融的太阳晒着大地。趁着天气晴好，村里人三五成群，骑电动车的、蹬三轮车